司馬法集解

今律以孫子吳子司馬穰苴兵法校武生，俗所傳稱武經，文字多譌

謬，注解尤疏。平昔常病之，嘗於道藏中獲見孫子兵法，具魏武

帝已下十家注，急令書手錄出，後至泉郡，謁少白高郎，竟見所人

刻本，因索借吳子及注書歸，并錄存道内二劉注，然路偏游

猶愈於俗間本。少白名文□字子綬，所書校訂孫吳，特蒐羅

亦可惠也。　丁未三月十八日星楷記

司馬法集解引

武經七書宋司業朱服受詔定所校定也其間是非真偽先儒已有確論余濫掌武學倏焉四載譔授之餘孫子為之選註吳子為之纂解至司馬法一書久

缺文誤字且難為句讀而解者
又不多得唯見二劉之說平正
通達援引切當遂采輯而校正
之間亦竊附管見并句讀音釋
彙成合意屬辭欲為之序及觀
太史公之高談劉寅之實錄陳

后山蘇子由之考核精詳而明辯之缺後知驅市人以戰之才諸儒已先得之趙兵不復出矣故備載其說于左俾讀者細繹考亭三年嘗把總錦衣都指揮馮公晉男騰嘗遊武學衣私篋

藏寧同志錄梓以廣其傳予甚
嘉之將門子第韋鑒韋鑒
成化五年己丑仲春閏月之吉
修職郎國子監丞掌京衛
武學伊嵩閻禹錫書于心遠軒
謹識

總目

引用註解

太原劉氏　名寅前辛亥科進士直解

江陰劉氏　名源〇本朝布衣　註

一集說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

陳后山曰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先王之政所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虛又曰威其巡守

其對我自其外。彼自其內。此機首之所知也。漢之所行還之所見而謂先王為文事。

太原劉氏曰。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乃六卿之職。入則佐天子以治國。出則總戎兵以定亂。故其書仁本篇首言仁義禮智信。次言九伐之法。天子之義篇首言法天地觀先聖。教民體俗。次言賞善伐惡之法。定爵篇首言教詔之法。次言戰攻之法。嚴位篇專言治兵之法。用衆篇專言禦敵之法。有太公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

齊焉之義此王者仁義之兵也周武既平殷亂封太公於齊而子呂伋為齊侯故其法傳於齊桓公之世管仲用之變而為節制之兵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又變而為權詐之兵遂能却燕晉之師景公以穰苴有功封為司馬之官後世子孫號為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方成此書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是也書中多權詐形勢陰陽技巧四種非此司馬法也是書旨辭古簡而義深中間多有缺文脱字儒者多求經意學

者由是不得其說。今姑為之直解。以訓將家子弟。其不可曉者。悉皆闕疑。以俟知者焉

愚按蘇子由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傳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

集說 畢

七書之中惟司馬穰苴最古久無註解皆
非缺與幸逢全集奏書批解將門子弟
少而讀之壯而行之庶幾三代揖讓之
兵復見於
今日矣敬用鋟板以廣其傳收書君子
幸垂覽焉
成化己丑孟夏金臺馮氏忠孝堂新刊

司馬法集解卷上

國子監丞掌京衛武學伊洛閔禹錫校集

仁本第一

太原劉氏曰仁本者以仁爲根本也因篇首有仁本二字故以名篇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

太原劉氏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其用則主於愛愛莫先於仁民愛物義者心之制其用則主於斷斷莫先於因事之宜而治之故古之治國治軍者必以仁爲根本以義治之斯謂得其正耳○江陰[illegible]氏曰仁即聖人子育萬姓之仁義即聖人以義制事之義言古者帝王之有天下必以仁爲本而以

大義治之蓋仁以養民義以立政因仁義兼行以合天意斯所謂治天下之正道也。

正

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

太原劉氏曰。以正治之或不能得其意。則用權變之道以濟之權變之道出於戰陳不出於中人中人者中品之人。未可與權者也。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乃湯武仁義之兵而濟之以權者也。或曰中人即建中用中之人。與戰用權之道異也。未知是否。愚謂中人上下疑有闕文誤字。姑爲此說以俟知者。○江陰劉氏曰權即天地造化之權。春而生。秋而殺。電而雷風而雨。天地動盪之大權也。聖而文。神而武。仁而德。義而勇。聖人弔伐之大

權也聖人既以仁義正道平治天下然猶有權代背叛不臣之國則當用乎神武大權以討平之也故權出於王者伐叛之義戰不出於爭利詐故之陰謀此所以權不出於中人也愚謂龍韜云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後漢段紀明亦曰每奉詔書軍不內御此其不出於中人之義乎

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太原劉氏曰此所以殺人以安天下之人殺之可也如武王誅紂伐奄唐太宗執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欺人主求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其餘不戮一人自古誅其君而弔其民皆是

殺人以安人者也。攻人之國而愛惜其民。攻之可也。如武王克商大賚其民。是也。以戰而止息天下之戰。雖與之戰可也。如武王以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與紂一戰而天下大定是也。○江陰劉氏曰殺人本凶事也。然殺一人而萬姓安。誅一罪而三軍定。雖忍而殺之。亦曰可也。此即黃石所謂去一利萬。政乃不亂之意也。然則聖人竄逐三苗之事。固不可得而見矣。若皇甫文出謁。而龐淯斬之。王建乞降。而司馬懿戮之。豈有近於斯乎。凡民陷於殘虐。為仁君者不得不舉兵伐之。故雖攻其國而實救其民也。戰本危事。不可輕舉。然強暴之人必欲稱兵作亂。傾人宗社。即當親率大衆攻其心

腹以鮮之。若李晟北圖范陽。則賊當搖蕩是也。

故仁見親。

江陰劉氏曰。有仁之君。愛民如子。而哀憐傷病。所以民必愛戴。若太王之歸市。文王之子來是也。

義見說。暗

江陰劉氏曰。有義之君。見義勇爲。而不爭利。所以民必悅服。若太公所謂同憂同樂。同好同惡是也。

智見恃。

江陰劉氏曰。有智之君。謀慮深遠。能知始終成敗。所以民必見倚恃。若太公所謂以天下之慮則無不知是也。恃。倚仗也。

勇見方。

江陰劉氏曰有勇之君明於禮義而敵人畏服所以民必見向若光武見小敵怯大敵勇是也方向也

信見信。

江陰劉氏曰有信之君修明政令而以誠心待物所以民必親信若諸葛亮行師以大信為本不留代兵而軍士感悅之類是也若夫以偏愛為仁假公為義無人為勇小節為信則非王者之道矣

内得愛焉所以守也。

太原劉氏曰在內之民得其恩愛所以能守如趙襄子使尹鐸守晉陽智伯以水灌之城不沒者三板沉竈產蛙民無叛意皆尹鐸之愛有以結其心耳○江陰劉氏曰內得士卒愛慕之心故可與之

城守即山文所謂仁見親之義若李晟能與下同
甘苦以忠義感發士心終無攜貳是也
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太原劉氏曰在外之兵畏其威嚴所以能戰是國
家法素行也○江陰劉氏曰外有雄武之威聞者
莫不畏服若李光弼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
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是也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
江陰劉氏曰古者義師之舉上不違於天時下不
逮及民病盖所以愛吾民也一說王者弔伐之兵
不違於農時不妨於耕稼不歷民於疾病所以愛
吾民也用兵之道役不再籍糧不三載當一舉克

之。不可久逾其時以致民病若周瑜言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是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太原劉氏曰不加人之喪不因人之凶所以愛憐其民也。如楚人將伐宋聞喪乃止是也。吳王闔閭乘子常死而伐之是加人之喪因人之凶者也。○江陰劉氏曰敵國有喪而不加兵敵國飢荒而不乘凶所以愛其一國之民也。若晉士匄請伐齊聞齊侯卒而還之類是也。

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太原劉氏曰隆冬盛夏大寒大暑之月不興師以伐所以兼愛其民也。兼愛猶曰廣愛蓋隆冬興師

必有裂膚墮指者。夏興師。必有冒暑疾疫者。此聖王所以慎之也。江陰劉氏曰。古者帝王不於冬夏興師。恐傷彼此之民。所以兼愛之也。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太原劉氏曰。故國雖大。好戰必至於亡。如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是也。天下雖安忘戰必至於危。如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是也。江陰劉氏曰。國家雖強大。然好窮兵黷武而爭人土地。必至於敗亡而後已。天下雖無事而人君溺於晏安。遂忘武備。然亦必至於危殆也。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搜秋獮鮮

太原劉氏曰。天下既平寧。天子乃大愷而歸。愷軍

樂也。春秋左傳振旅愷以入於晉是愷爲軍樂也
明矣後章得意以愷歌示喜者是也。春畋曰蒐
畋曰獮蒐者搜也。搜其無孕字者取之獮者殺也
順秋陰之氣而殺之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天子
江陰劉氏曰愷軍勝之樂也。天下既已治平天子
於是大作愷樂故於春則蒐獵秋則獮獵皆所以
嚴備武備安不忘危也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太原劉氏曰諸侯春月則振旅秋月則治兵振止
也振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天子春蒐秋
獮諸侯振旅治兵皆所以不忘戰也○江陰劉氏
曰振整也。出曰班師入曰振旅治兵則即練兵也

皆所以閱武揚威。而不敢忘戰也。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太原劉氏曰。奔。敗北也。謂追人敗北之兵。不過一百步。縱綏。春秋左傳註引此為從綏。柳子厚文引七十而從心。亦作綏心。是綏從。古通用也。綏者。御轡之索。乃六轡之總也。古者以軍退為綏。謂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九十里。春秋左傳。晉趙盾命三軍皆出與秦戰。交綏。注。曰軍退為綏。謂秦晉皆有備各防其失。不戰而兩退。故曰交綏。蓋兩家車馬將士嚴整。各執轡當陣。有必戰之勢。所以各防其失而交退。是以綏為不戰而退軍之名也。後篇又曰。

從奔不息。蓋逐奔從奔縱綏三者意相似。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蓋良心發見而下可掩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非為恐人我之兵。又憐彼之敗。不忍窮兵逐之。是又讓之大者。乃所以明其禮也。惟仁義之兵如此。若後世乘人之敗。有不鮮甲三日而追之者。非明禮之道也。○江陰劉氏曰。縱退也。又御繼之索也。三十五里為一舍。三舍一百五里也。戰勝之師追奔逐北不過百步。恐陷伏也。交戰而敵退。縱之不過百里。過百里而追之。恐敵有謀也。此所以明交戰進退之禮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

太原劉氏曰。不窮進其不能。而哀憐被傷及患病

之人若秦與晉戰秦人將潛師而遁趙盾薄之於河趙穿胥甲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趙盾聞之遂不薄秦兵即此意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良心善端之發見者乃所以明夫仁也　汀陰劉氏曰人之材技智識多有不齊或有為人忠厚而無他能者則不窮治其不能也而取其所長或遇敵傷殘而有疾病者則哀憐其傷殘疾病而不致委棄此所以明吾之仁心也

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太原劉氏曰兵成行列然後鼓之而進不乘人之不及不掩人之不備此所以明其信也信者以實

之謂○江陰劉氏曰凡陣行既定約束已明然後鳴鼓而進不使前後紊亂失次所以明吾之信令也。

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

太原劉氏曰爭義不爭利此所以明其義也如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他日又不祀湯使人往為之耕葛伯殺一童子而奪其黍肉湯興兵伐之但為其不祀及殺是童子而征之耳此爭義而不爭利也○江陰劉氏曰王者興師蓋為討其不義非為貪人土地之利而舉所以明吾之有義也。

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太原劉氏曰。人既服降。又能捨之不殺。此所以明其勇也。春秋傳曰叛則伐之服則捨之是也。○江陰劉氏曰。敵人既已降服。又皆舍之而不殺。所以明吾之有勇畧也。昔李靖不藉降將之資而江漢列城爭下。豈獨舍服有勇。又能推恩而取勝矣。

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

太原劉氏曰。知事之所以終。知事之所以始。此所以明其智也。○江陰劉氏曰。善用兵者當知始終成敗。使舉無遺策。所以明吾之有神智也。

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六德者。禮仁信義勇智也。六德以時會合其衆而教之。先王修為民紀之道。此乃自古

之政也。江陰劉氏曰。六德者。即上文所謂禮仁信義勇智是也。六德既明。當隨時而用。用之中。釋乃合為教令。以訓其國人。此民紀之道。自古之戓政也。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懷德。海外來服。獄弭[illegible]而兵寢。聖德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古先聖王之治。上順天之道。下設地之宜。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官民之有德■而正其名。治其物。官民有德。謂任賢使能。俊傑在位也。正名者。公卿大夫是也。治物者如六卿分職。各司其治也。立國而辨職。國謂諸侯

之國。職謂公侯伯子男也。以爵而分祿爵重者進其祿爵輕者輕其祿所以諸侯說懷海外之遠皆来服。獄訟弭滅而甲兵寢息。乃聖德之至也。聖者神明不測之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江陰劉氏曰。何謂乎順天之道。若堯之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何謂乎設地之宜若禹之分別九州。以定甸侯綏要荒服。大而宜都小而宜邑遠而宜道。險而宜關是也民之有德者則官之。然猶正其官名。使各治其事封建其國。各辨其職封公爵者食公祿。封侯爵者食侯祿。各有等差而不亂。於是諸侯說懷海外来服。獄訟皆止而干戈寢息。此聖王德化之至治也

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

太原劉氏曰。其次有賢王者。制禮樂與法度。乃作墨劓剕宮大辟五刑。禮度數之節。文教民以中也。樂聲音之高下。教民以和也。古禮有五。吉凶賓軍嘉。古樂有六。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周大武。法法則也。度制度也。五。天地之中數。刑必用五者。蓋欲民協于中也。

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

太原劉氏曰。興甲兵以討不義之人。巡諸侯之所守。察方國之善惡。會天下之諸侯而考其有不同者。如書輯五瑞。及明試以功之類是也。○江陰劉氏曰。巡狩者巡所守也。省方者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也。會諸侯者。會四方之諸侯也。

考不同者。考車書禮樂制度之有不同也

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

江陰劉氏曰。其諸侯之君。或有逆於王命。敗亂天常。背棄明德。不順天時。而傾危有功於國之主。天子乃徧告于諸侯。彰明其罪惡。

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祈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

太原劉氏曰。皇。大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星者。五星。金木水火土也。辰。十二次也。又日月所會亦謂之辰。后土者。皇

地祇也。四海神祇東西南北四海之神祇也。凡載在祀典者皆是也。山川者名山大川。如五嶽四瀆之類是也。冢社者大社也。先王。如周之文王武王。造於先王者告之祖廟也。江陰劉氏曰復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之廟。然後興師追討。蓋不敢輕舉其事也。

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

太原劉氏曰冢宰。六卿之長。統百官均四海者也然後冢宰徵師旅于諸侯曰某國今為不道之事當往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于某國相會天

于方明正其刑○江陰劉氏曰此徵師之詔也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

太原劉氏曰冢宰與百官施布號令於軍中曰兄入罪人之地無暴害國內合祀之神祇無行田獵之事傷農而害物無毀傷其土功無燔燒其墻屋無斫伐其林木無掠取人民之六畜禾黍器械六畜者馬牛羊犬豕雞也禾黍谷之在田野者器械畜民家所用之器物也見其老幼之人奉而歸之勿毀傷雖遇少壯之人他若不敢相校勿與之為讎敵也○江陰劉氏曰師入罪人之境禁此六

者蓋彰其討罪之義此正所謂義見方也若見敵之老幼即當撫而遣回不使其下傷之雖遇強壯之人而不與我爭鬬則勿與之角力也

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太原劉氏曰若有與我爭鬬而被傷者則命醫藥調治之使歸其國

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太原劉氏曰既誅有罪之人國不當滅天子與天下諸侯修正其所征之國舉用賢士更立明君正復其上下[illegible]職而已

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八

太原劉氏曰王者往也言天下之所歸往也霸者

長也。爲天下諸侯之長也。王霸之所以平治天下

諸侯者有八事

以土地形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土地之多寡示強弱之形於天下之諸侯。如天子地方千里。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百里。小國地方五十里。是也。○江陰劉氏曰。形當作封。謂以土地封諸侯也。

以政命平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政事法令平天下之諸侯。

以禮信親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禮與信親天下之諸侯。

以材力說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材力之士。說懷天下之諸侯。

以謀人維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智謀之人。維繫天下之諸侯。

以兵革服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兵革之力畏服天下之諸侯

同患同利。以合諸侯。

太原劉氏曰。與之同患。與之同利。以會天下之諸侯。

比小事大。以和諸侯。

太原劉氏曰。比。親比也。謂小國事其大國以和睦天下之諸侯。○江陰劉氏曰。此八者乃天子臣服諸侯之道。即周禮九法之遺意也。

會之以發禁者九。

太原劉氏曰發當作法。會合諸侯以法度禁令者有九事。即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也。

憑弱犯寡則眚之。

太原劉氏曰。憑陵干犯國之寡弱者則削之謂四面削其地也。

賊賢害民則伐之。

太原劉氏曰賊殺賢人。殘害良民則伐之謂聲其罪而致討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

太原劉氏曰。暴虐國內之民。陵犯境外之國。則壇之壇讀曰墠。謂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君。更立其賢

賢也。

野荒民散則削之。

太原劉氏曰。田野荒蕪人民逃散則削之謂削其地貶其爵也。

負固不服則侵之。

太原劉氏曰。負地之險固不肯服從者則侵之謂假旗以鼓而侵也

賊殺其親則正之。

太原劉氏曰。賊殺其同姓之親則正之謂執治其罪也。

放弒其君則殘之。

太原劉氏曰。放弒其本國之君則殘之謂殘滅其

國也。

犯令陵政則杜之。

太原劉氏曰。犯上之令陵上之政則杜之謂杜塞其入之使不得與隣國交通也。○江陰劉氏曰。杜塞也。言其無禮而杜絶也。

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太原劉氏曰。外內紊亂。與鳥獸同行。則滅之謂滅其國。毁其宗社也。○胡氏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毁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行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illegible]

以弱假強而能左右議去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其輕重也。○江陰劉氏曰。此九者天子征伐諸侯之大義乃周禮之全文也。

天子之義第二

太原劉氏曰。天子之義者君道也。君道無所不備而獨以義言者。義主果斷。書曰。以義制事。兵又事之大者。非義不能果斷。而歲制。此所以獨以義言也。以首有天子之義四字。故以名篇。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

太原劉氏曰。純者。純一不雜也。天子之義。以純一而取法於天地。天地之道。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

發天子亦法天地之道。仁以愛之，義以制之，禮以敬之，智以別之。一寬一猛，天地之道，陽舒而陰慘，陰殺而陽生。天子亦法天地之道，修德而行政，明刑而慎罰。一張一弛也。又觀先世聖王已往之迹而儀刑之。此天子之義也。江陵劉氏曰：帝王天之子也，故曰天子。天子之義，必當取法於天地。夫以高而覆物，地以厚而載物。天地以生物為心，故寔流形，品物滋生，皆由二氣之所育。故春則生之，夏則長之，秋則遂之，冬則成之。君之治天下，以禮教之法乎春也，以樂化之法乎夏也，以刑糾之法乎秋也，以政正之法乎冬也。故一號一令，一動一止，皆取乎天地之法，然猶觀於先聖之所為，而

不背於道義此所以合於天地之德也。
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
太原劉氏曰士秀民也庶衆民也或曰士即古之上士中士下士也爲士庶之義內以奉養其父母上必取正於君長○江陰劉氏曰士庶人之義內則致奉於父母以盡其孝外則取正於君長以盡其忠此即下文士必先教之意也。
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太原劉氏曰故雖有明聖之君而士不先訓教不可任用也或曰士教民之官也即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之義也○江陰劉氏曰士不素服教令則材器不能成心腹不相得故雖有至明之君亦不

可得而用矣。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

太原劉氏曰。古者聖王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次使之上下有序。定經制使不相侵陵也。○江陰劉氏曰古之教民者。必立貴賤等第之常經。使之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各安其分而不相陵侮也。

德義不相踰。

江陰劉氏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蓋國容乃衣冠文物之貌。軍容乃甲冑武勇之貌。文貌不入於軍陣。武勇不入於朝堂。所以德義不相踰也。

材技不相掩。

江陰劉氏曰。凡於一國而取聽於人者則所聽必得其實於三軍之中而取聽於人者則所聽必得其宜此所以人之有材有技有勇有畧者必得其實而見用於時不爲猜忌妬嫉之人遮掩而毀棄也

勇力不相犯。

江陰劉氏曰。順於教令而爲士者。上必賞之犯於教令而爲士者上必殺之此所以勇力不相侵犯勇力相犯者。若穎考叔與鄭伯之旗蝥(音毛)弧(音胡)先登而子都自下射之是也

故方同而意和也。

太原劉氏曰。方向也謂所向必心同而意和也。

本作力同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謂然此則方畧相同而意氣和合也詳見下文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

太原劉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揖讓進退升降跪拜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此國容也所以不可入於軍武夫前呵小士後隨旌旗麾幟金皷笳笛坐作進退分合解結此軍容也所以不可入於國故人之有德義者不得相踰也

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

太原劉氏曰在上者當貴重不誇伐功能之士不誇伐功能之士乃在上者之器用也或曰上之器上品之器也

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

太原劉氏曰。苟下誇伐。則無求於人。既無求於人則與人無所爭也。昔馮異見諸將爭功。每屛大樹下。得此道也。

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

太原劉氏曰。在國中聽斷務必要得民之情狀。聽訟聽政之聽。得其情而斷其是非可否也。在軍旅中聽斷事務。亦必要得其所宜。若不合宜。必有濫賞罰者矣。如此。故人之有材技者。不得相遮掩也。

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

太原劉氏曰。聽從命令爲戰士者賞之以上賞。于

犯命令為我士者治之以上戮如此故人之有勇力者不得相犯也。

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

太原劉氏曰既推致教道於民然後謹慎選擇其能者而仕使之。江陰劉氏曰士不先教則不可用今既教其民而皆可用矣然猶慎擇其人而使之苟不慎擇其人而輕信委任則豈無趙括談兵之事哉。

事極修則百官給矣。

太原劉氏曰事極修整則百官給足矣。江陰劉氏曰事極修習則百家有謀之言皆足備矣。

教極省則民興良矣。

太原劉氏曰。教極省察。則民興良善矣。○江陰劉
氏曰。教極省察則民習其訓誨而興起爲賢良矣
習貫成。則民體俗矣。
太原劉氏曰。習貫既成。則民體風俗矣。貫與慣同
習慣如自然是也。○江陰劉氏曰。軍旅之士固非
一州一郡之人。今已先教習慣性成。則民體於上
意而成一國之俗矣。
教化之至也。
江陰劉氏曰。此以上皆教化之至而致然也。
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
太原劉氏曰。古之戰者。逐人奔敗之兵。不欲甚遠
從人退還之兵。不必及之。不遠則難爲彼所誘。若

龍且評遂韓信為信誘過濰水而敗之不及則難為彼所陷如龐涓從孫臏至馬陵而殺之此古之為將者所以逐奔不遠縱綏而不及也○江陰劉氏曰古之善戰者追逐敵人不過百步所以不遠縱容敵退不可越三舍所以不及故不遠則難誘我不及則難陷於敵然敵人亦有真敗而不可追有真退而不可擊者若唐太宗追薛仁杲於折墌是真敗也曹劌請登車以望齊師旗靡而轍亂是真退也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若龐涓陷於馬陵道是過三舍而取敗也

以禮為固以仁為勝

太原劉氏曰以禮為固者守之以禮也以仁為勝

者戰之以仁也。此皆上古神武不殺之道。○江陰劉氏曰。王者之師。以禮為固衆之本。以仁為取勝之機。

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

太原劉氏曰。既勝敵之後。其教化可得而復用。此君子所以貴之也。○江陰劉氏曰。既勝之後。其教不亂。故可復行。此君子所以貴其道而重之也。不以禮為固者。若王孫滿言秦師輕而無禮是也。不以仁為勝者。若項王所過無不殘滅是也。其教不可復者。若莫敖狃於蒲騷之後是也。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用也。

太原劉氏曰。有虞氏。舜也。凡有戒事。必告戒於國

中欲民體上之命也○江陰劉氏曰命教也道也信也帝舜教戒於國中蓋欲其民先體其教而行之也

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太原劉氏曰夏后氏禹也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中欲民先事而成其慮思也○江陰劉氏曰夏禹立誓於軍中蓋欲其民先成其謀慮而後計其功也

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太原劉氏曰殷湯有天下之號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治勇銳之意以待戰陣之事也○江陰劉氏曰商本湯之號盤庚遷殷後改為

啟成湯誓於軍門之外。蓋欲其民先誠其意以待
事之至也。
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太原劉氏曰。周。武王有天下之號。凡出師征討必
待將與敵人交刃之時。而誓告之用致民必死之
志也。○江陰劉氏曰。周武王以兵交擐然後誓之
蓋欲使民志之不變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
太原劉氏曰。夏后氏以揖讓有天下。是以正其德
也。未嘗用兵之刃。故兵器不雜用兵之刃。兵器宜
雜。雜則難制。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也。○江陰
劉氏曰。禹以正德而受舜禪去故無所用兵以兵

不[illegible][illegible]也觀於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然而
見矣。
[illegible]義也始用兵之刃矣。
太原劉氏曰。殷湯以義取天下。初用兵之刃矣。葛
伯放而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殺而食之
又不以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
人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湯始征
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豈非義乎。○江陰
劉氏曰。成湯以征伐而有天下。以義為主。故始交
其兵刃矣。
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太原劉氏曰。周以力取天下。盡用兵之刃矣。華車

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諸侯會於孟津者八百鷹揚之將以百夫致師非力而何愚按夏商周三代各以其盛者而言非殷無德而周不義也○江陰劉氏曰武王亦以征伐而有天下乃以力相尚故盡交其兵刃矣。

夏賞於朝貴善也。

太原劉氏曰夏后氏賞有功者於朝貴人之善也

江陰劉氏曰夏賞善人於朝貴用善德也

殷戮於市威不善也。

太原劉氏曰殷戮有罪者於市威人之不善也

江陰劉氏曰殷殺人於市威不善之人也。

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

太原劉氏曰。周禮賞有功於朝。戮有罪於市。蓋為善之君子。懼為惡之小人。○江陰劉氏曰。周以賞罰兼行。所以勸勉君子而威懼小人也。

三王彰其德。一也。

太原劉氏曰。夏商周三王。彰顯其德。則一而已。○江陰劉氏曰。三代賞罰雖不同。然彰其德政。則一而矣。

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

太原劉氏曰。兵器不雜而用之。則不鋒利。長兵以之而衛。長兵戈戟之類是也。短兵以之而守。短兵刀劍之類是也。○江陰劉氏曰。兵。五兵也。所謂五兵者。刀劍弓矢。殳矛戈盾之屬是也。凡五兵不雜

雜而用則不能得其利矣長兵弓矢是也短兵鎗
刀是也弓矢以衛所以禁遠也鎗刀以守所以防
身也

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
則鈍鈍則不濟

太原劉氏曰兵器太長則難犯人兵器太短則不
及人兵器太輕則銳銳則易至於亂兵器太重則
鈍鈍則不能濟事○江陰劉氏曰專用長兵則彼
此不能相犯專用短兵則彼此不能相及近兵
相雜而用則可得其利矣太輕者若用騎不用步
用弓矢不用戈甲用糧食不用輜重之類是也蓋
太輕之兵雖曰勁銳然不能堅固持久若計一失

則必易亂而取敗矣。尤重若若當用步兵而又兼騎兵當用穴城而復築土山當馳鐵騎而造戰車當因敵糧而大運軍食之類是也蓋兵太重則必遲鈍遲鈍而行則於事無益矣。

戌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
太原劉氏曰戎車夏后氏名曰鉤車先導之以正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
太原劉氏曰殷之車名寅車先導之以疾也鉤車寅車未詳其制。

周曰元戎先良也。
太原劉氏曰周之車名曰元戎先導之以良也詩

曰元戌十乘以先啓行是也○江陰劉氏曰車製雖同而取名各異也。

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

太原劉氏曰曲禮謂交龍為旂者是也夏后氏之旂玄首者象人之執。人首黑故也。執當依漢書作坑蜡

殷白天之義也。

太原劉氏曰殷之旂色白象天之義天體至潔故也。

周黃地之道也。

太原劉氏曰周之旂色黃象地之道也之體黃故也○江陰劉氏曰三代之旂各以色而取義也

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太原劉氏曰。章。士卒所載之章也。尉繚子所謂卒有五章。是也。夏后氏之章用日月尚其明也。殷之章用虎尚其威猛也。周之章用龍尚其文彩也。○江陰劉氏曰。旂之文彩。繪以龍虎日月。則其所尚之義明矣。

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

太原劉氏曰。師旅之中。若多務威。則民心詘而不伸。若少務威。則民方不能制勝。○江陰劉氏曰。詘通作屈。屈而不伸之謂也。此言上使其民屈於下文五者。謂之多威。多威則民不能伸其志矣。上不

能教養其民。如下文五者。則民從其志而不能敵勝矣。

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

太原劉氏曰。在上者使民不得合其宜。則百姓不得其倫敘。技用不得其所利。牛馬不得其任使。

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

太原劉氏曰。為有司者。又陵辱之。此所謂務威也。多務威則民心詘而不伸矣。

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

太原劉氏曰。在上者不尊有德之人。而任用奸詐

邪慝之人。不尊有道之人。而任有勇多力之人。不貴用命之人。而貴犯命之人。不貴善行之人。而貴暴行之人。

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

太原劉氏曰。又陵辱其有司。此所謂少威也。少務威則民力不能制勝矣。

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

太原劉氏曰。軍旅以舒緩為主。舒緩則民力足用古者師行。日三十里為舒。則民力足矣。雖與敵人交兵致刃。徒步者不趨走。御車者不驅馳。追逐奔走柔不踰行列。是以其軍不亂。○江陰劉氏曰。凡軍

旅之中以寬舒為主蓋寬舒則凡事不至急迫而民可盡心竭力樂於趨事矣故雖與敵交兵致死步不奔趨軍不馳驟逐奔者不過於前列所以不至於敗亂而無多威民屈之患也大抵世之卒伍者莫知軍威故軍威一振則萬人披靡茍於未戰之時不能假借顏色傾身下士則有言者誰敢盡有初誰敢輸此所以項羽有垓下之苦而張飛有帳下之刺也 ○

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

太公劉氏曰軍旅之所以固者不失其行列之政也不絕其人馬之力也或遲或速不過越將之誡

命也○江陰劉氏曰軍陣之所以堅固而不可犯者以其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避遠不過謹從軍令故也失行列之政者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是也絕人馬之力者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是也避遠所以當從嚴令也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太原劉氏曰古者國容不入於軍軍容不入於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者是軍勝於民武勝於文也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者是民過於軍文過於武也江陰劉氏曰註見前此言專尚武則失於驕專尚文則失於弱也

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

太原劉氏曰故在國言談文飾而辭語溫和所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是也在朝廷恭敬而遜順所謂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是也修治自己以待他人君不名不至君不問不言難進而易退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也○江陰劉氏曰此言脩己待人之意苟或反此則為殺妻求將之人矣

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胄者不拜兵車不軾城上不趨危事不齒

太原劉氏曰在軍旅中辭語抗而立如周亞夫屯軍細柳漢文帝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

不闕天子詔是也。在行伍中。當馳逐而果決。介冑者不拜。在兵車不軾。不暇為儀也。城上不趨。趨恐驚人也。危事不啓齒。恐惑衆也。○江陰劉氏曰。在軍旅中則挺然而獨立。在列陣中則馳逐而果敢。故甲冑在身者不拜。城上不可奔走。敗亡之事不可再言。此言軍容不可入國之意也。介者不拜。若漢文帝勞軍於細柳營。而周亞夫不拜。是也。

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太原劉氏曰。故禮與法。一表一裏也。在國尚禮。在軍尚法。文與武。一左一右也。在國尚文。在軍尚武。江陰劉氏曰。禮。文禮也。法。軍法也。有禮不可無法。有文不可無武。必相須而為用也。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

太原劉氏曰古者賢王在上明下民之德而無所隱盡小民之善而無所蔽故無廢墜之德無簡擇之民言德皆可舉而民皆可用也所謂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也賞無所生言民皆善也罰無所用言民皆不為惡也○江陰劉氏曰廢棄捨也簡忽畧也言棄而忽諸也古之賢王凡民有德必當明而舉之凡民有善必當盡而用之與所以有德者必見錄有善者必見用也李歲毅泉雖廝養小善必記其姓名亦此意也古者帝王之用刑賞一盡乎公道賞不可以無功而予罰不可以

無罪而試惟在公論而已矣。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

太原劉氏曰。有虞氏。舜也。舜之世不賞不罰。而民皆可用者。至德之所致也。○江陰劉氏曰。帝舜在位。不賞不罰。民皆可用。何也。以其有至大之德化之也。

夏賞而不罰。至教也。

太原劉氏曰。夏。夏后氏。但賞人之善。而不罰。至教也。

江陰劉氏曰。大禹受傳於舜。有賞而無罰。以其有至善之教也。

殷罰而不賞。至威也。

太原劉氏曰。殷人但罰人之惡。而不用賞。威之至

也。○江陰劉氏曰成湯受命有罰而無賞以其有
至重之威也。
周以賞罰德衰也。
太原劉氏曰周人兼用賞罰民德之衰也。○江陰
劉氏曰武王之時賞罰兼行者以其民德既衰不
得不如是也。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太原劉氏曰賞人之功不過其時欲民速得為善
之利也。○江陰劉氏曰凡有功當賞者即當賞之
不可使踰一時蓋欲民之速得為善之利也。
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
太原劉氏曰罰人之過不遷移其列欲民速覩為

不善之害也。○江陰劉氏曰。凡民罪惡當誅者。即時誅之。使不過行列之遠。蓋欲民速見為不善之害也。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凡有大捷。上下皆不賞。故上下皆不誇伐其善。在上者誠不伐善。則不至於驕矣。在下者誠不伐善。必亡等矣。言無彼我之分也。上下皆不伐善如此。相讓之至也。○江陰劉氏曰。此言有功。上下相讓之道。若李晟再造唐室。而不敢以功自任之類是也。

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

悔其過。下而以不善在已。必遂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凡有大敗。上下皆不誅責。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謂上下皆歸自責也。在上者誠以不善在已。必能悔改其過。在下者亦誠以不善在已。必能遂辭其罪。上下皆分惡如此。相讓之至也。○江陰劉氏曰。此言有罪。上下分惡之道。若諸葛街亭之敗。請自貶三等之類是也。

古者戍[illegible]兵。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古者戍邊之兵。三年不興。興猶籍也。如役不再籍是也。古者戍兵今年春暮行明年夏

代者至。一年即還。三年下。驗籍而役之。是四人輪番當一戍兵也。三年不與者。覩民之勞苦也。下供上之役。上覩下之勞。上下相報如此者。和之至也。江陰劉氏曰。古者防秋之兵歸優其役。故三年不籍用之。蓋憫見其勞苦也。上下相報之情若此。和樂至矣。

得意則愷樂。示喜也。

太原劉氏曰。戰伐而勝。得意而奏以愷歌者。示喜也。愷歌軍樂也。○江陰劉氏曰。愷歌軍勝之樂也。愷歌而回。蓋以示喜悅也。

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太原劉氏曰。偃伯。恐有闕文誤字。或曰。偃伯即偃

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同得天下之後，築天子之臺，亦曰靈臺。國之有臺，所以望氣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與悠久之事。凡勞還歸，即勞還役，恐皆在靈臺之下，吾民之勞，所以示休息其民也。或者又曰：偃，姬字之誤也。姬伯，即文王也。文王時有靈臺，其詩曰：經始勿亟，即所以吾民之勞也。未知孰是。○江陰劉氏曰：偃伯當作姬伯，即文王也。文王經始靈臺，而民作詩歌之。故雖吾民之勤勞，而亦示民之休息也。

司馬灋集解卷上終